

山西垣曲南海峪旧石器地点发掘报告

王择义 邱中郎 毕初珍

(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)

南海峪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是1957年王择义在山西垣曲发现的。1958年8月，我所对这个地点的一件石器和若干种哺乳动物化石作了初步观察，并提出了一些可能的看法¹⁾。同年9月，我所又派出了工作队，会同山西省垣曲县文教局吕輯书同志前往复查，并进行了为时约一个月的发掘，现将发掘结果和遗址的地质情况简述如下。

一、地 质 概 况

这个遗址，位于垣曲县城以西，点头村对岸，南海峪沟的山坡上，是一个由石灰岩生成的洞穴（或石窟）（图1及图版I）。洞口高出山涧地面约6米，与担山石河第一阶地约等高。担山石河紧靠在山洞的北面，有河水，由西往东，终年川流不息（图2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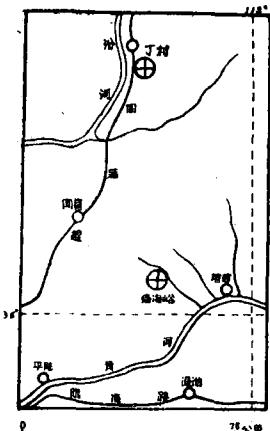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南海峪旧石器地点(+)位置图

据现场观察，这个山洞是由北向南扩展成的，其中的大部分洞壁，因受自然力和人工的作用，破坏了，现在所保留的仅有靠北面的一个。在山洞中，填充着厚度不均的堆积物，为了叙述上的方便，我们把这个堆积物，由北向南，划成三个部分（编号为第1、2、3地点），分别加以研究。

第1地点的堆积，由长约10米，厚约1米的褐黄色土，中夹灰岩碎块和动物化石等组成，非常坚硬。发现的化石计有鬣狗(*Hyaena ultima?*)（图版II, 1, 2），鹿(Cervidae)和猪(Suidae)等种类，但大多是零星的牙齿和碎骨片，只能作属的鉴定，难于确定种的名称。这个地点的堆积，和第2、3地点不同的地方，在于没有发现人类的遗物和用火的遗迹（图3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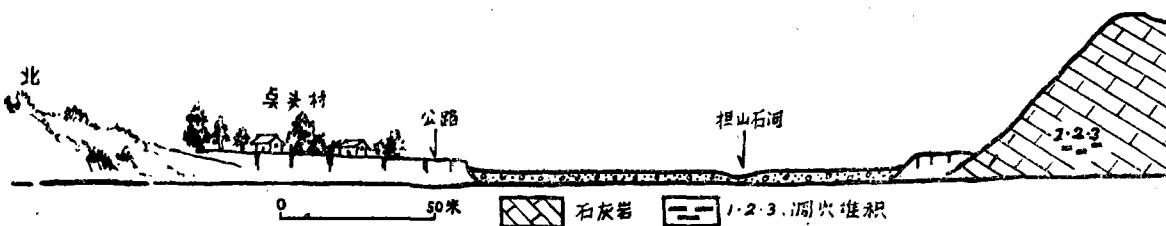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南海峪旧石器地点至点头村剖面示意图

1) 邱中郎, 1958. 山西垣曲新发现的旧石器材料, 古脊椎动物学报第2卷第4期, 241—288页。

第2地点，位在第1地点的外壁，是由厚約1米，長約2.5米的堆积物，中夹灰岩碎块，大量的石英片和骨化石等組成，胶結同样坚硬。在这个堆积里，我們找到了一件由人工打击而成的角頁岩石片，許多似人工打制的石英片，和一些烧骨。

第3地点，也是我們此次发掘的主要地点。这个地点的洞形，和第2地点一样已經崩塌，但是在它的岩壁上还殘留有部分的洞頂，在洞頂上則悬掛着鉛乳石，而部分鉛乳石的下掛部分則被堆积物所掩盖。

根据殘存的洞壁和堆积物的外貌来看，这个地点的堆积應該是較为丰富的，唯現在所保存下来的，仅只有三立方米(图4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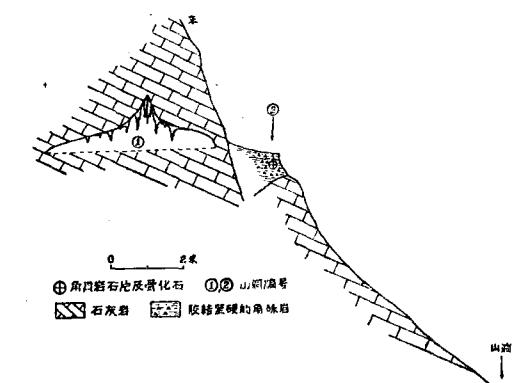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 南海峪第1、2地点堆积剖面示意图

这个地点的堆积物，由下而上都是由一种堆积物，即褐黃色的土状堆积，中夹灰岩碎块和石英片等組成。它的硬度，在上下或在左右之間，虽然有程度上的不同，但却都是連續的堆积，属于同一时代的产物。

在这个堆积里，我們找到了数量甚多的脉石英石片，若干件具有人工打制痕跡的石英石片，几件由燧石和石英岩制成的石器，一些烧骨和若干种哺乳动物化石，包括犀牛(*Rhinocerotidae*)、鹿(*Cervidae*)、箭猪(*Hystrix* sp.)等的牙齿和獼猴(*Macacus* sp.)的下頷骨，而后的性质和大小与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产地的硕獼猴十分相似(图版II, 3—7)。

根据以上所述，我們認為，南海峪的人类遺址的地質时代，应属于中更新世时期，或稍晚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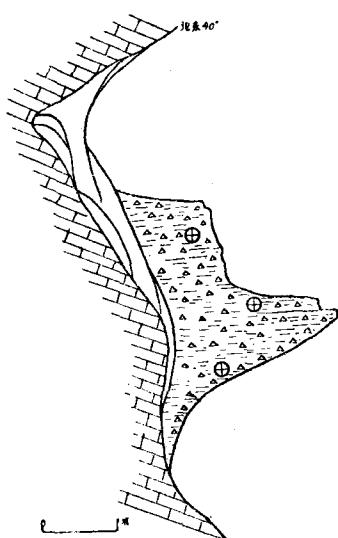


图4 南海峪第3地点堆积剖面图

二、石片和石器的研究

1. 石片 具有清楚痕跡的石片共8件，石料为脉石英，角頁岩，蛋白石，燧石和石英岩，大多采自第3地点的堆积中；它們的石片角小，台面都未加修理，打击点有清楚的，也有因受岩性影响而不清楚的，从打击的技术看，它們应为“直接打击法”的产物。現舉例說明如下。

P.2272号石片(图版III, 1)采自第3地点堆积中，是一件由石英岩石片制成的，它的長約大于寬的二倍，背面上有三次剥落石片的痕跡，而打击点和半錐体则不很清楚。

又如P.2270号石片(图版III, 2)采自第2地点堆积中，原料为角頁岩，背面上为砾石的天然面，打击点和半錐体均尚清楚，台面还殘留一小部分。

根据以上所述，我們認為，上述的几件石片，无疑問地是人工打制而成的。

2. 石器 具有清楚打制和修整痕迹的石器共十余件，都采自第3地点的堆积中，所用的原料为脉石英和燧石。现为了研究上的方便和根据加工的方法不同，把它归成二个类型。

(1) 尖状器 共4件，均具有明显的尖凸，主要加工在尖端及其相邻的二个边缘上，由一面向另一面而成。

如图5所示的石器(P.2273, 图版III, 3)，由扁平的脉石英石片加工而成，全形近乎等边三角形，长4厘米，边缘都有修整痕迹；在一个夹角的二个侧边上，由于加工而形成了一个锋利的尖端，而在与尖端相对的底边上，则有和另一边相夹而形成的不甚显著的尖凸；而在石器的上下两面上，则保留有石英的天然面，显然它是为了在使用的时候，便于手指把握。

又如图6所示的石器(P.2277号, 图版III, 4)，原料为燧石，台面和打击点因受破坏而不可见；尖端已经折断，破裂面上有一二处为加工的痕迹；背面上的加工较为复杂，即在其两侧的边缘上，有重迭的剥片现象以及微小的碎屑痕迹，说明它是多次加工和使用的结果。

(2) 刮削器 共7件，其中的一件为燧石，其余均由脉石英制成。这类石器，加工的地方都在石片的边缘上，向一面或二面打制而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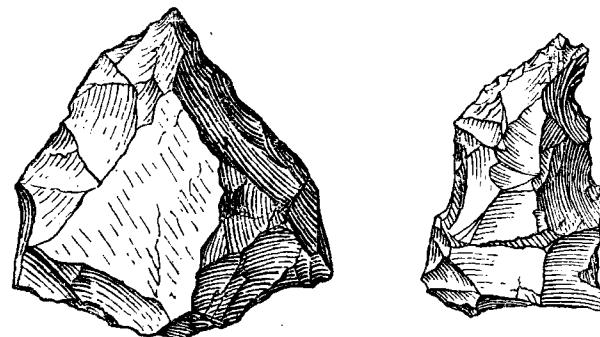


图5 脉石英尖状器，原大
P.2273



图6 燧石尖状器，原大
P.2277

如图7所示的石器(P.2274号, 图版III, 5)，长6.5厘米，原料为脉石英，打击点和半锥体尚可看到，第二步加工在长轴的一个边上，且都集中在背面，而在背面上，则有未经打击的脉石英的天然面，很容易同打击面分别开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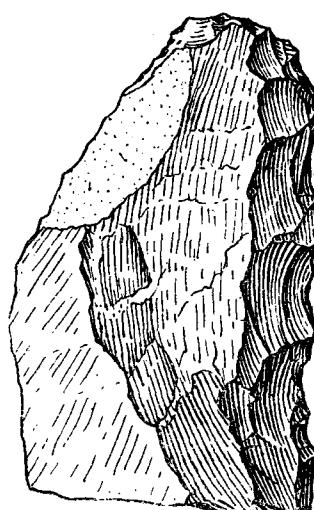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7 脉石英刮削器，原大，P.227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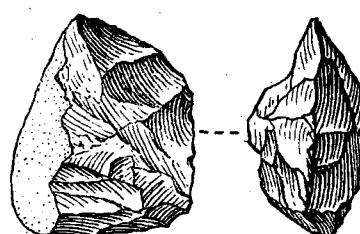


图8 脉石英砾石刮削器，原大，P.2280



1. 南海峪旧石器地点远景



2. 南海峪第3地点洞穴全貌，由南向北望

圖 版 II 說 明

- 1—2. 鬃狗(*Crocuta ultima?*)
左下頷骨，連 $P_4—M_1$ ，外側視及內側視。
3. 犀牛(Rhinocerotidae indet.)臼齒碎片。
4. 鹿(Cervidae indet.)臼齒。
5. 獐豬(*Hystrix* sp.)門齒。
6—7. 猩猴(*Macacus* sp.)
右下頷骨，連 $P_2—M_3$ ，頂視及外側視。
以上照相均为标本原大，王哲夫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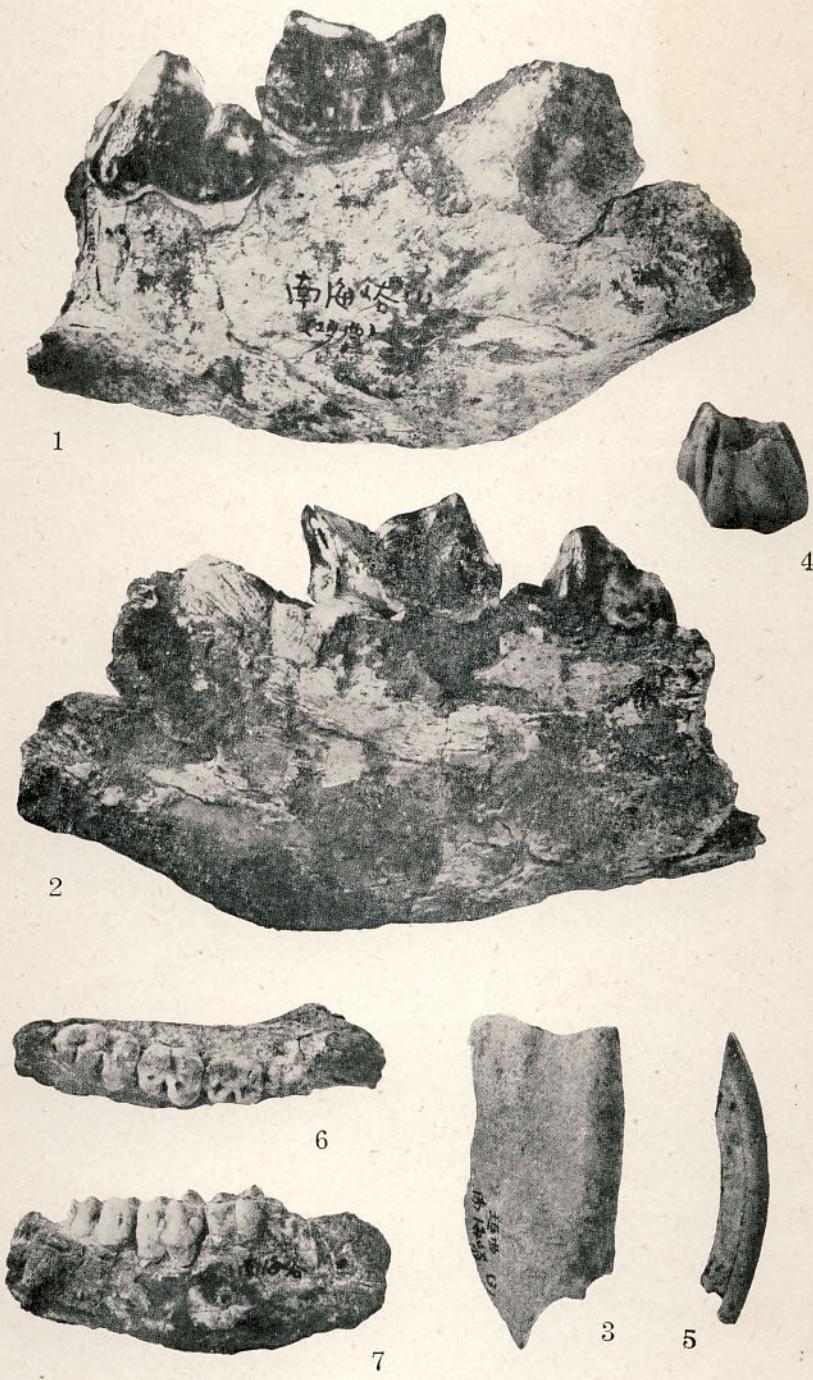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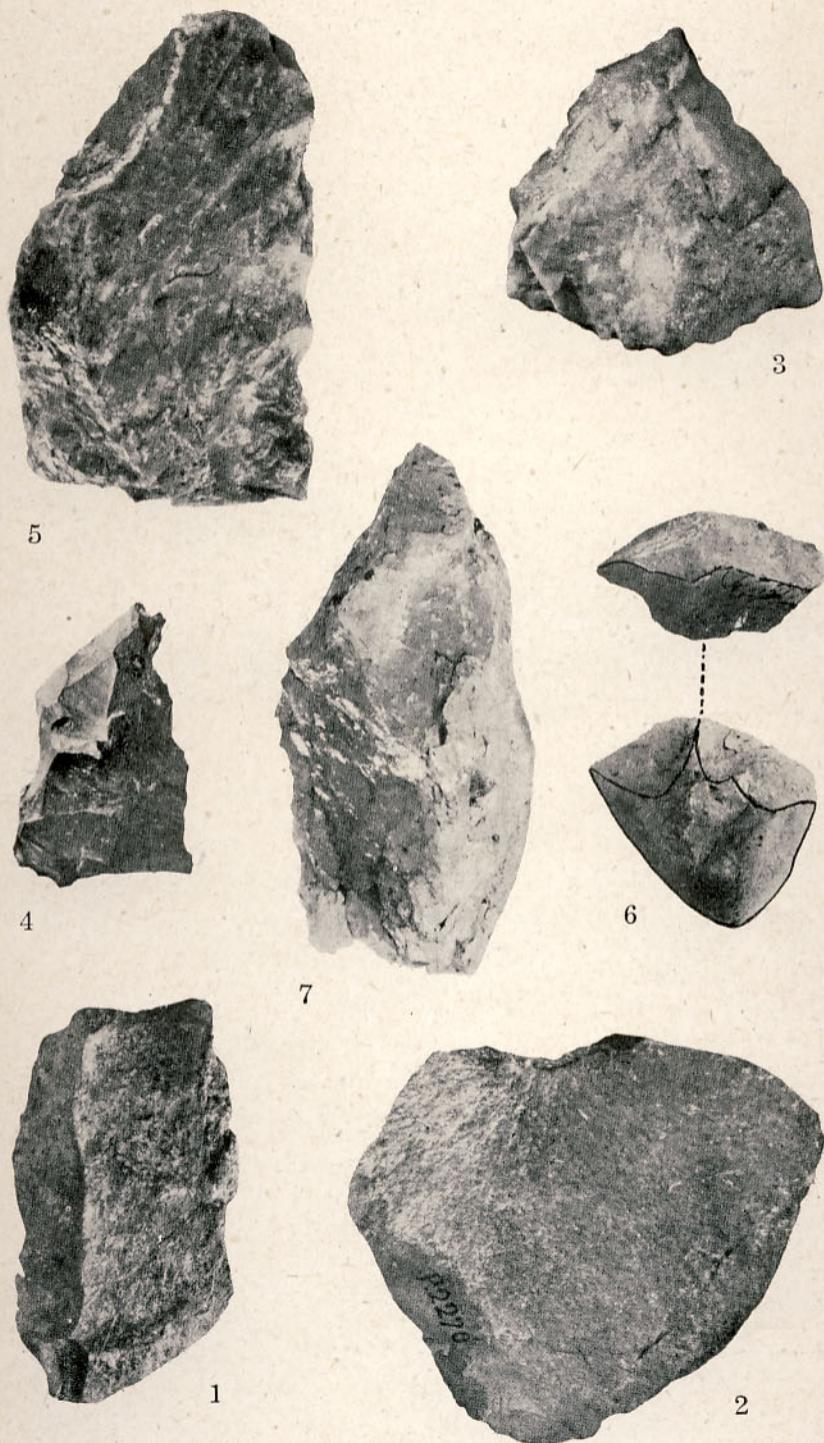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版 III 說 明

1. 石英岩石片。(P.2272)
2. 角頁岩石片。(P.2270)
3. 脉石英制成的尖状器。(P.2273)
4. 燧石石片制成的尖状器。(P.2277)
5. 脉石英制成的刮削器。(P.2274)
6. 脉石英砾石制成的刮削器。(P.2280)
7. 同 6.(P.2275)

以上照相均为标本原大，王哲夫摄。



又如图8所示的石器(P.2280号,图版Ⅲ,6),为一件由小块的石英砾石制成。长3.5厘米,刃缘微凸,由交互打击而成。“手握部”则保留有砾石的天然面。与它相似的石器还有P.2275号一件(图版Ⅲ,7)。

三、結論

通过旧石器,动物化石和地层方面的观察和初步研究,我们认为:

1. 南海峪的遗址的地質时代,就其哺乳动物化石的种类,堆积物的坚硬程度,洞穴的坍塌情形,以及这个地点石器的性质观察,应属于中更新世时期,也即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或稍晚些。

2. 动物化石的种类,如犀牛,鬣狗,箭猪,猕猴和鹿等,告诉了我们:在中更新世时期,也就是在古人类生活的时期里,南海峪地带的气候是湿润的,而且比现在要温暖一些;在周围的高山上,以及山坡和山涧的地面上,丛生着比现在多得多的森林和草木,我们的远祖和其共生的哺乳动物,就成羣的生活在这里。

3. 也可以设想,那就是在距今约几拾万年前,在现今垣曲南海峪这个地区,在山洞里,或在洞口的附近,居住和生活着我们的远祖,他们在利用自己制造的工具——石器在和自然作斗争而取得生活资料,他们知道了用火和烧烤动物的筋肉而熟食,但由于他们所用的工具是粗劣的,因之,他们必须共同劳动,共同享受,过着原始羣的生活。

4. 综上所述,南海峪的旧石器地点的发现,不仅丰富了我国旧石器的知识,同时还给我们在沿太行山、中条山一带,继中国猿人化石发现之后,继续寻找与中国猿人同时代的或稍晚的人类化石,提供了极重要的线索。

5. 以上所叙述的,仅只是一个推测,至于遗址的确实时代,石器的文化性质和与山西其他地点的关系,以及更详细的人类的生活情景,还需要对附近的山洞作更进一步的调查发掘和研究。